

新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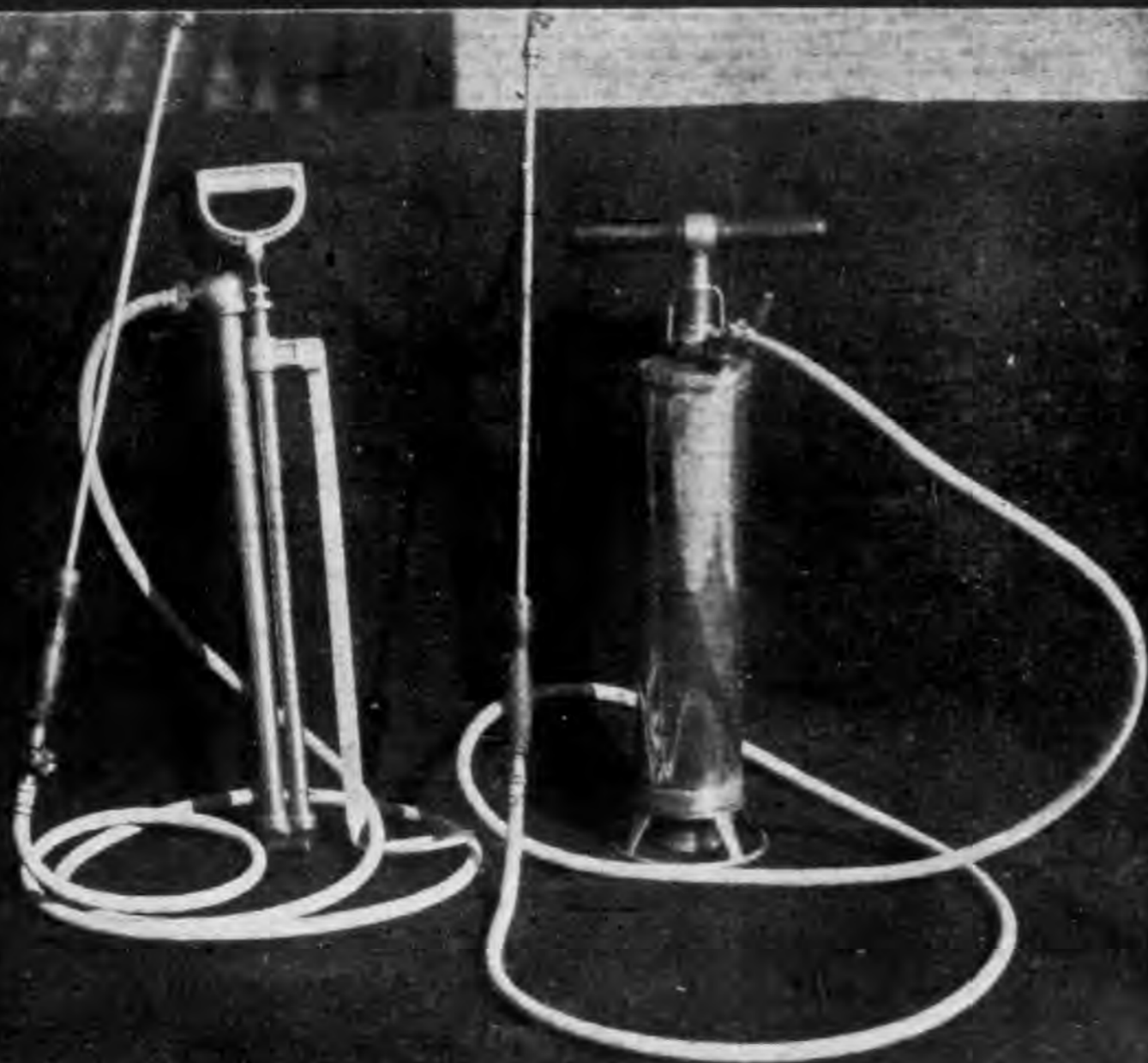
第廿四期
卷二



(國)
(際)
(社)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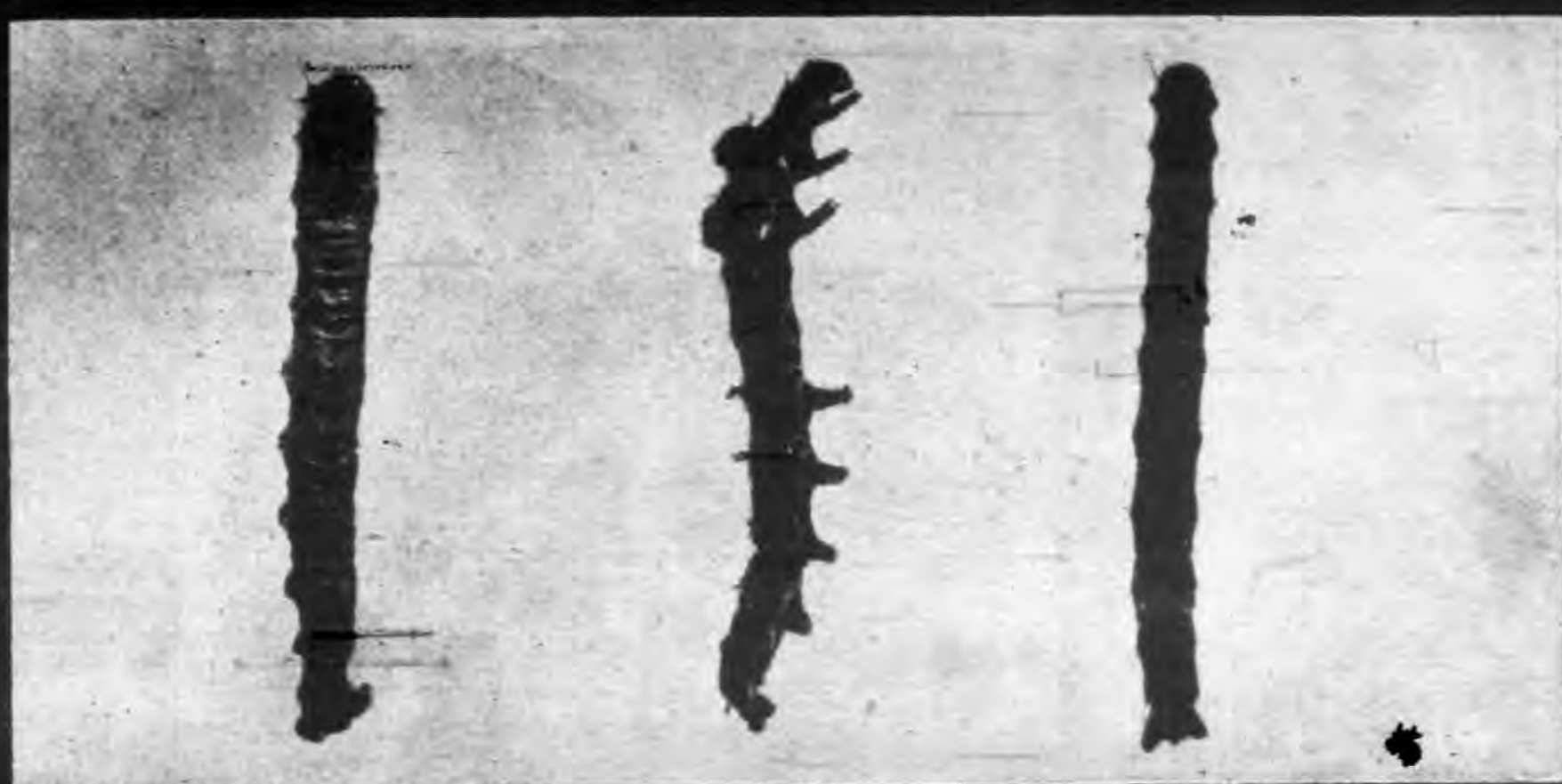
並省藥劑。

為自動噴霧器，及雙管噴霧，使用時省力省時，
虫機械室，製造噴霧器，以供農民殺蟲之用，圖
←中央農業實驗所近與中央棉產改進所合作創設殺



蟲之背形，側形及腹部。

查，並研究防治辦法。圖為松毛
業試驗所特派員赴南京紫金山調
←松毛蟲危害農作物甚巨，中央農



←松毛蟲成蛾蛹期間之情形。



防 治 害 蟲

中日交涉的前途

中日交涉的前途

九一八以來，中日兩國間之紛爭，愈來愈烈，其形式的演變，也愈見複雜而緊迫；同時中日兩國各自的外交政策，也都未能表現為一致而對一，往往因為各自的矛盾而演出凌亂的步伐來。這在中日兩方都是一樣的，其間祇有程度上的差異吧！

不過，不管雙方表現的步伐如何，陣容的優劣如何，日本之企圖侵奪中國領土與主權，與中國領土與主權之被侵犯是事實，而日本之企圖滅亡中國的計劃，與中國之苦心應付日本之進攻也是事實，所以我們不必多研究其交涉的前途是如何，祇軍事守備部隊的西侵是如何，內蒙獨立的真相是如何，中國政府對日政策是如何，漢奸賣國賊的跳梁是如何，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在日本能不能放棄這滅亡中國的野心！假定日本不放棄滅亡中國的野心，那麼不論日本的外交方式是如何巧妙，演變的程序如何複雜，親善合作的口號叫得如何響亮，這老朽的中華民國一定要為他的國脈民命而怒吼起來的，抗戰到底的，即存一兵一卒空手赤拳，亦必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假定日本能放棄滅亡中國的野心，能不以平等互惠的方式，共存共榮，共維東亞乃至世界之和平，那麼中日不待呼號親善而必能親善，中日合作不待要求而必能合作。

筆者敢正告日本的國民，中國的人民中間，無所謂「英美與親日」之別——假定你們硬要這樣分

析，我們當然也無權干預——祇有漢奸與非漢奸之分，假定真有人喪心病狂甘為漢奸而不辭，那麼也許在特種情形下暫時可造法外，但是這是暫時的啊！終必受人民最後的最嚴厲的制裁！至於非漢奸的真能誓死愛護這祖國的，那麼遍地皆是，倘使你們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場上，他們都是你們親愛的朋友，不然的話，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壯烈犧牲是不待說的！（正之）

新幣制的完成

自從去年十一月四日財政部頒佈新幣制以來，就現銀國有，施行法幣。雷厲風行的結果，現銀的集中，外匯的穩定，從未能如理想中的美滿，至少也差強人意。同時法幣既已實行，新幣制的實施也是必然的事，否則銀幣勢必逃亡，財政部經三月來的努力，新的銅錢五種輔幣，在本年二月十日起，也正式施行了。

這新的輔幣，不僅可避免銀幣之逃亡，而且凌亂不堪的中國幣制，也可漸趨於一致，而多年欲完成的十進位制，也可乘此一舉而成功！這在中國財政史上是應該大書而特書的一件事！

不過，希望這新幣制能徹底完成，非要緊關合作不可，因為阻礙並破壞這新幣制的敵人，一力封鎖軍閥的作便，二為社會間小商人的破壞，一於第一點，在目前也許有種種原因不能立即辦到，不能使小商人再從中盤剝與剝削，這是在目前最低

文化報遺

文藝新聞

林語堂為美國雜誌寫文章，最近得稿費十萬元，聞者為之咋舌，林氏可謂一「幽默起家」者矣。

六藝月刊准於二月十五日出版，理論與創作並重，內容頗見充實。

上海雜誌公司最近有出版「文學生活」一大家教育」之說，關係左傾份子所主持，無靜慮會否簽訂合同，確一極有趣味之問題。

長嶼文藝社社址已遷定於上海辣斐德路五百號。

南京文藝俱樂部曾舉行消寒會，聞王平陸意興頗豪云。

出版新聞
星夜報已出版，惟試讀會無「李阿毛信箱」一讀者頗為遺憾。

誠報出版之說，宣傳已有二星期之久，聞所以遲遲出現者，原因在於該報主持人迄未方能否湊集十萬元之股本，一說此十萬金命無同題云。

動向之第三期，尚有難產之說。

最近聞有人發起上海出版界救國會之說，確否待證。

鈞心門角中的遠東危機

獨秀

由於日本軍事、政治、經濟高速度的膨脹，歐美在遠東的勢力早就發生動搖；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歐美雖重又回到了遠東，但是日本却利用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心理，更奠定了他獨霸遠東的基石！

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歐美所注視的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對於這小國如日本之努力掙扎，雖然也認爲是一個勁敵，但他們自信在中國的權益，至少在歐美各國共同的利害關係之下，可以一致起來牽制日本，決不會養癰成患的；可是到了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後，遠東的情形却不是大戰前那樣簡單了，來了一個新興的蘇聯。這新興的蘇聯在列寧、托洛斯基、斯達林的努力奮鬥之下，不但歐洲各國的威脅成了幻夢，而且連列寧的願望和斯達林的努力建設之下，成了一個非常堅強健康的國家。因社會制度之不同，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成了一個嚴重的對立，資本主義國家隨時受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威脅，國內民衆的暴動與革命隨時可因共產黨的煽動而勃發，因此，日本的抬頭，在中國權益攪奪之得寸進尺，因爲歐美所頭痛，而蘇聯之抬頭，更使各帝國主義寢食不安，難以忘懷的。在這矛盾心理之下，歐美各國當然想利用日本以爲東方反蘇聯的先鋒，而日本也以反蘇聯的責任自負，要求歐美諒解他在中國的侵略。

而日本自身對於中國的侵略，也是必然的，我們且不必談少壯軍人之好大喜功，田中大陸政策之爲大和民族的國策，即就目前日本經濟、政治的環境而言，也必須征服中國的。日本在表面上是發展到了黃金時代，但社會的內層，不是包含了很嚴重的困難嗎？原料之缺乏、生產之過剩、赤字的膨脹、失業羣衆之一天增加一天……假定不向外發展，緩和自己國內的經濟恐慌，解決國內失業的問題，革命風潮是隨時隨刻可以發生的。所以征服中國是解除他經濟困難的危機，打倒蘇聯是穩定他帝國主義統治的權威。致於先征服中國呢？還是先打倒蘇聯呢？這當然要看中日、蘇日外交開展到怎樣程度而決定的。

蘇聯自從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以後，一直到第二次五年計劃實行到現在，爲了完成他的建設，鞏固他的國防，任何屈辱，任何壓迫，都是逆來順受，不屑以最大的犧牲，求得暫時的穩定，所以可以帝國主義握手言歡，也可加入強盜分贓機關——國聯——當主席，更可以出賣中東路綫和日本的煎迫，然而日本對於蘇聯的屈辱，容忍，早明白他是「安內攘外」的計劃，而且以今日蘇聯軍備之充足，社會之安定，工業之發達，農業之完成，假定再不予以迎頭痛擊，那麼即使「滅中國者，日本也；「必造成」滅日本者，蘇聯也。」的可怕局面，所以日本在遠東方面苦心焦慮的一點，就是如何早日撲滅蘇聯，以免將來之大患。同時日本一旦發動反蘇聯的鬥爭，「滿洲國」的軍隊可供他們炮灰，歐美站在反蘇聯立場勢必加以援助，一旦反蘇聯鬥爭而完成，不待說，日本可以爲遠東之霸主，世界唯一的豪強。蘇聯知道日本近來拚命地要進攻蘇聯，假定一旦蘇日大戰而日本勝，那麼蘇聯根本瓦解，赤化中國的計劃也不容說了。蘇日大戰而蘇聯勝，但是

兩雄相爭，固然「必有一傷」，可是自己也一定筋疲力盡，恢復繁榮既感渺茫，而中國這三民主義的新興的社會制度，必能確立無疑；赤化中國，滅亡中國的計劃，自然成了蘇維埃的幻想！因此在蘇聯今日的計劃，一定努力於中國先行抗日，讓中國先來犧牲，由中國整個國力、民力、財力、武力作一民族的大博戰，雖然苟延殘喘最多也僅能半年至一年，但至少日本要爲中國的抗日戰爭而犧牲了絕大的財力、武力、國力、民力，並且日本賴以維持其經濟命脈的中國市場，也必毀壞無餘，那時，蘇聯來發動或側面的幫助中國紅軍來統治中國是不成問題的，隨而克服日本造成遠東的大赤化也是勢所必然的。所以最近蘇聯在中國的文化運動，民衆運動，莫不根據這一個出發點而策動，他們御用了許多表面抗日實際賣國的特種漢奸，煽動學生、婦女、工人反對政府，要求抗日，御用了許多「漢奸學者」「糊塗老頭子」到處宣傳，說人家給人牽了鼻子走，其實，自己却給人牽了鼻子做賣國，誤國的漢奸勾當！

中國在這環境之中是最痛苦的一個國家了。國民黨北伐完成以後，北洋軍閥所剩下來的一個支離破碎窮財盡的國家，加以反動軍閥的叛變，官僚政客的行賄，漢奸國賊的作祟，處處給政府絕大的打擊，絕大的禍害，國民黨不能爲了一時的血氣博一個民族英雄的頭銜，而送掉了整個國家的生命，國民黨也不能零零碎碎的把領土一塊塊送給人；外有香燻我們整個國家生命的敵人，內有甘爲敵人的漢奸而拚命地導引民衆跌入萬丈的深淵；在這一個鈞心門角的遠東危機之中，筆者敢誠懇地向國人宣告，爲中華民國的千秋萬歲計，爲我們的子孫孫免於做亡國奴，每一個民衆，應自己切實訓練，切實自勵，切實認識，不要怕沒有犧牲的機會，祇恐怕到了犧牲的時候每一個都是「飯桶」！

專論

論「教育救國」

張天喜

我們的國家，已陷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名雖未亡，實則早已危幾四伏。同時，在這內憂、外患、天災、人禍、紛至沓來的今日，正好像一個垂危的病人，牀前充滿了形形色色的醫生：西醫、中醫、內科、外科等等，各使各的法寶，各顯各的神通；可是方法都想盡了，仍無補於病勢的危殆，例如有入認為中國患了一種貧血症，須要滋補調養，所以提倡「生產救國」、「建設救國」等說；有的認為患了一種感冒症，須要增加抵抗力，所以提倡「航空救國」、「科學救國」等說；有的認為是一種精神病，須要精神治療，所以提倡「人格救國」、「革心救國」等說；也有的認為已入膏肓，無法醫治，所以提倡「中國必亡論」之說；此外尚有所謂「藝術救國」、「布衣救國」等說；五花八門，令人眼花撩亂，而「教育救國」的聲浪，也就同時高唱入雲了。

教育，教育有沒有救國的效力呢？

這在中國初興學校的時候，是一致承認的。當初廢科舉、興學校，即根據一種信仰，信仰教育可以改革個人，改造民族，挽救國家的危亡。這種教育可以救國的信仰，一直保持到最近的過去，一般人和教育家都以爲一旦國民教育普及，人民知識提高，又受過適當的訓練，大家都發憤圖強，中國便可以得救了。

可是近幾年來，這教育救國論，却不漸漸發生了動搖。一般人對於教育救國的效力，根本發生懷疑。這種懷疑，在國難日急，外患日深的今日，更表現得明顯。

現在我們先分析不信教育能救國的原因：在過去，大家認爲中國國勢不振，趨於危亡，是由於

貧、弱、私、愚、亂、五種原因，要想救國，必須祛除這些原因，而祛除這些原因最有力量的，莫過於教育，因此教育便負起這救國的重任來了。中國太貧窮了，以教育來救貧；於是提倡「實利教育」、「職業教育」或「生產教育」，可是這些教育實施的結果，並沒有能增加生利分子，減少失業游民，中國的貧窮依然如故。中國太弱了，以教育救弱，於是提倡「體育」、「健康教育」，但是結果，除造成了少數畸形發展的專業運動家而外，國民全體的健康，並沒有增進；並且有許多青年人受了教育，還沾染了種種的「教育病」和「文明病」，使身體和精神，格外衰弱頹廢。中國人太自私了，以教育祛私，於是提倡「公民教育」，但是從學校出身，受過公民訓練的新人物，無論在朝在野，其公德並未見得比受舊教育訓練的，有若何顯著的增進；悲觀的人，甚至還可舉出許多例證，證明新人物損公徇私的手段，還要比舊人物高明得多。中國人太亂了，以教育祛亂，於是提倡「道德教育」，但是青年人在學校裏即不慣守紀律，重秩序。今日在社會上破壞紀律和秩序的人，也即是昔日受過注重團體訓練的道德教育的學生。中國人太愚了，以教育祛愚，於是又提倡「科學教育」，但是科學教育也行了幾十年，人民智識的閉塞依然如故，迷信如前，科學並沒有能影響到一般人思想和行動的方式。從這些事實的擊述，可見過去教育界，對於中國的種種病症，幾乎都有一種診治的方案，可是結果都歸於失敗。一般社會所期望於教育的，以及教育界所自許的，沒有能實現，有時反得了相反的結果。加之近年以來，國難愈重，國恥愈深，國勢愈

危，教育救國的大計，更顯得捉襟見肘了，一般人因教育的失敗而感覺失望，教育界因受着責備而無以自解，於是都對於教育救國的效力，根本發生懷疑了。在從前高唱教育救國，大家還相信，在此時再倡此說，便很少有人相信了。而且在這敵人深入腹地的今日，主張讀書救國論者，人家會加上一個「準漢奸」的頭銜給你；而主張放下書本喊口號的，人家還敬佩你是一位抗×論者呢！

現在這些否認教育救國效力的事實，放在我們面前，我們應該加以考核，先考核教育救國失敗的事實。這些事實，是無從否認的，可是教育救國的失敗，不一定足以證明教育救國的根本無效，因爲那些失敗，也許由於其他偶然的原因，而不一定是由於本身的無能，正如某種藥不能治愈某種病，不一定足以證明一切的藥根本沒有治病救命的效能，所以我們能證明教育的失敗，除了本身鮮能以外，別無其他原因，是不能以它的失敗來證明根本無救國的效力的。據作者的觀察，中國教育在過去救國工作的失敗，至少有如下的兩種原因：

第一種原因，在於一般社會及教育界把教育看得萬能，看做救活國家一切病症的萬應劑，在教育以外，沒有尋求其他社會功能的合作，讓教育獨當一個國家的大任，以至於失敗。我們知道，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乃是各種社會的功能相繫而成。要改造社會，要救國家的危亡，須賴一切社會功能的合作。教育只是許多社會功能中的一種，對於改造社會，挽救危亡，當然可盡一部分的力量，可是，若不求其他軍事、政治、經濟、法律、風俗、……等功能的合作，單靠教育，必不能有效，這本是很顯明的道理。可是過去一般社會和教育界却不免忽略了這個道理，不知不覺間，使教育獨當了救國的責任。過去不振興實業，獎勵生產，徒然以救貧責望

於職業教育，近更責望於所謂生產教育；不講求政治清明，不維持社會公道，徒然以私實望於公民教育；登庸人才，不依正途，事實上不免獎勵行險徼倖之人，徒然以弭亂責望於道德教育；不講求公共衛生，不把一般人民的生活提高，徒然以祛弱責望於健康教育；社會上一般人，甚至智識階級也在內，崇信迷信，提倡神道設教，徒然以法愚責望於科學教育——這些教育的失敗，乃是「事所必至理所當然」的，如何能歸咎於教育救國的根本無效呢？這樣說來，過去教育救國的失敗，至多只能證明教育無救國的全能，却不能證明教育的無能。

第二種原因，便是中國過去教育界，沒有認清中國社會的實況與需要，而生吞活剝的取了歐美的教育制度和方法。我們知道一切制度與方法的發生，都是根據社會的背景和需要的，決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可以隨意移植於其他任何背景不同需要不同的社會。中國過去的教育界忽略了這一點，只知道搬運外國的制度和方法，以致現行的教育與社會背景和需要不相適應，非但没有表現出救國的效力，反生出種種的社會危機，這是大家所共認的事實，也是大家所共認的使得教育失敗的一種原因。可是從這第二種原因來考察，中國教育不適應中國社會，也只能證明制度方法的不合，並不能證明教育本身沒有力量，只能暗示制度方法應該改變，並不

能暗示可以根本放棄教育。

以上從否認教育救國效能的種種事實來分析考量，表明他們否認的理由，並不充足，還只是消極的爲教育救國論辯護，我們若要證明教育具有救國的事實，即是一八七〇年普國的戰勝法國，歐戰時法國的戰勝德國，一九〇五年日本的戰勝俄國，當時的人都歸功於小學教師，說小學教師所施的教育，爲致勝圖存的唯一的原因，這當然不免於誇張，可是教育却盡了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的力量，這確是不可磨滅的事實，不必爭論的事實，難道我們還能否認嗎？

此外教育史上，還有一兩個特例，可以表現教育救國的效力。斐希特（Fichte）以教育復興德國，便是一個常常舉述的例證。一八〇六年普國在耶拿戰敗，法國軍隊驅逐柏林，當時普國的軍事和政治，一切不能自主，斐希特認爲在敵兵壓迫的時候，救國別無他法，只有從教育方面下手，可避敵人的干涉。便從一八〇七年起到一八〇八年止，每逢星期日在柏林作「對德國民族的演講」凡十四次。演講的主旨，在於表明祖國的失敗，由於喪失了自尊自信的心，而人人只存着自私自利的心。要救國，非用教育力量改造國民的心理不可。他在演講中還提出了他的改良教育的計畫。他相信依此計畫實行教育，以改造國民的心理，幾十年後，德國民族，必戰勝法國而完成德國的統一。我們若說只憑斐希特的教育計畫便復興了德國，當然是過甚的話

，可是斐希特的教育救國論之功，總是不可否認的。同樣，一八七〇年法國戰敗以後，也出來了一位哲學家和教育家傅治，鼓吹用教育的力量復興法國，會經著了許多書來恢復民族的自信心，以及指示教育改造的方案，最重要的，如法國的道德觀和教育之國家，這些著作，和他實際的事實，都在上次歐戰中收了不少的效果。這些特殊的事例，很夠使我們興奮，使我們重新堅定教育救國的信念——做一個一九三六年的新人。

還有當代的事實，也夠使我們反省。凡是強盛的國家，沒有一國不聚精會神於教育事業的改革和擴充。新興的波蘭、蘇俄、意大利、和德國等等，那一國不把擔任教育作爲復興民族或鞏固政治系統的基礎！教育如其沒有力量，這些國家，何以都不約而同的鄭重尊視「建國以教學爲先」這一句話呢？

從以上各種事實的舉述，我想已經相當的證明教育確有救國的力量。

上文從排拒否認教育救國效力的事實，又從舉出教育救國的事實，然後達到教育確有救國效力的結論。可是這個結論，和過去的樸素的救國論不同。因爲作者雖信教育確有救國的效能，却也不信教育有救國的全能。如其社會的其他力量不共同合作救國的事業，單靠教育來救國，國還是不得救的，還是要亡國的。

希望讀者諸君努力做一個新人！

內閣制總統制及委員制(下)

章鴻若主講
汪公振速記

委員制的好處雖然如此，但是不能太樂觀，他的弊病也很多：第一種限混淆，違反分權原則。分權原則是近代憲法裏的重大原則，是孟德斯鳩化了不少心血時間才發明的。第二責任不分，遇到有危險的事情要大家負責，互相推諉，沒有人做事；遇到利益所在，大家就爭先恐後，甚至衝突起來，這種政治怎樣行呢？第三效率太少，政治是要執行的，執行要簡單要有人負責，要獨當一面，委員制的人數太多，這個人講一句，那個人講一句，行政效率自然要減少了。從前中國之所以熱中委員制，實在是學蘇俄的，如果我們拿一般民主主義的學者來批評委員制不好，就是反動，所以我今天拿馬克司主義的學者的批評來批評。考次基(Kautsky)是馬克司的得意門生，他作了一部書叫做 Revolution

Profetianenne + Son Programme (無產階級革命及其方略)，他說施政之道，首貴當機立斷；政府要想到偉大的成就，一定要有一致的精神，份子不能太複雜，意見要一致。因此他不贊成列寧的辦法。第四家愚不如一智。一般人以為委員多，主意多，萬無一失，其實家愚混在一起，實際上還是沒有用處。中國小說上說，諸葛亮一個人在空城上，能運用其機智，獨當十萬大兵，可見人多並無用處，而幹部負責任，却甚為重要。

不過，委員制並不是怎樣不好。瑞士已行得很久，他們的政制修明，國泰民安，且在各國之上。瑞士行委員制為什麼這樣好呢？他有兩個原因，第一人民政治能力優越。瑞士人民的程度老實說是歐洲第一，據我的經驗，我到瑞士遊歷，覺得他們一般人民的程度比英法還要高一點，這是我們應該承

認的。第二民主精神的修養比較深刻，有相當的基礎，所以才能發揚制度的優點。我們中國則不然，講到民衆政治能力，民主精神的修養都很淺薄，要想「宜而有功」，難矣哉！

五 二個制度的比較

從世界各國政治的歷史來看，政治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權力的調和與支配問題。能夠支配得當，當然很好；如果不得當，國家便要發生很大的亂子。中國在此飄搖動亂的環境當中，我們應該怎樣來安排支配政府的權力，而使他調和呢？我們先要比較一下，不能說那一個制度絕對好；我也不敢担保天下有這種絕對好的東西。所以，我要以公平客觀的態度，把各種制度的利弊都說出來，以供我們去採擇的來選擇。同時，還要使他合於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個環境。與時代合宜，就能如韓非所謂「法與時轉則治」。與環境合宜，就如韓非所謂「治與世宜則有功」。

先講委員制，委員制固然很好，但是世界各國，採用委員制的甚少。瑞士採用委員制，的確很好；而俄國的所謂委員制，不如名為獨裁制。此外實沒有好的例子，可供我們參考。所以，就現代的時間空間來看，委員制實在不大普遍。再以過去的歷史來看，在法國革命的時候，也行過委員制，但各國學者都認為不好。再就我中國自己應用委員制的實際經驗來說，尤已深遭時人之非議。這幾年好像大家覺悟，不希望用委員制了。記得去年有一個人曾作了一篇短文題為「八千女子亂中華」，八千女子合起來就是一個「委」字，他舉了許多的例，痛論委員制的弊病。他以為委員制為害中華很大。

其次講內閣制，內閣制本來很好，他的使命，本是反對君主專制，把行政權壓下去，打倒君權，發達民權的。所以，此制在世界各國，最為通行。不過一個好的制度，經過相當時候，就會發生流弊。於是議員官僚化，甚致豬仔化，不論中國外國，都是如此。此同情議會政治的 Bryce 氏，已痛切言之，並非我個人之私言。此議會內閣制所以遭世人非議之最大原因也。第二議會不但腐化。而且日形專制。因為這兩個原因，內閣制漸為各國所懷疑。所以歐戰以後，各國都有壓低議會權，提高行政權之趨勢。這是研究現代新憲法者所一致承認的。

其次講總統制。委員制內閣制都不好，那末祇有總統制最好了。可是一般人又說行政權太高，易流於專制，也不大贊成。我們又將如何抉擇呢？諸位要明白，總統制固有專制之弊；但是內閣制也有議會專制。其為專制則一也，既然同一專制，自然不會比內閣制更壞。在不會比內閣更壞的條件之下，我們就要檢討其有無特具的優點，總統制的優點，第一：因為行政權與立法權分離，什麼事情都可以放手去做，不必顧慮到議會，不必仰承議會的鼻息，可以把行政效率充分發揮。第二：即使行政權

明明眼藥水

紅腫刺痛
畏光羞明
點此藥水
功效最靈
瓶式新穎
點用極便

行藥房美大洲五

提高，容易專制，我們仍可以用憲法的力量，以及
衡制原則 (Checks and Balances) 去限制他糾正
他，第三：歐戰以後各國都感到議會專制的弊害，
並且議會專制不能做事，不如強化行政權，叫行
政部放手去做事。第四：有許多人以為行政部的權
力太大，恐要釀成獨裁專制。關於這點，法國有一
位學者唐弟亞氏 (Denias) 作了一部書叫做 *Reforce Met des Pouvoirs de l'Etat dans la
Democratie Parle Mentaire*, Paris, 1933，裏面
舉了許多例，說明行政權提高非但不會獨裁，不會
專制，而且足以防止獨裁防止專制。要將來不獨
裁不專制，倒是要把行政權提高，才能救濟獨裁專
制。從這點看來，總統制雖然也有弊病，而內閣制
卻沒有總統制的優點。我們中國現在是「行」的時
期，不是空口說白話的時期，我們一定要做才有辦
法。要做一定要有一種效率較高的制度，不能因噎
廢食，所以我覺得這三個制度比較起來，差強人意
的（雖非盡善盡美的）還是總統制。

六 結論

我今天的結論，不是隨意附會，而是以我歷年
以來一貫的主張和主義作基礎的。我這幾年，有兩
個主張，第一是我復興民族的主張，叫「自力主義」
，「叫大家力行，不要空口說白話。自力主義的內
容很精深，非一言可盡；他的歷史的使命，在承繼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把我的主義應用到政
治上去，就是希望不要空口說白話，要勵精圖治。
在現在的狀態之下，中國的一切比各國落後，要想
不落後，除非迎頭趕上去，要迎頭趕上去，就要加
倍努力，一定要把行政效率增高，一定要少說話多
做事。中國不但一切比各國落後，並且百廢待舉，
而無一舉，在這種艱難困苦的非尋常局面之下，我們
一定要把政治的能力充分發揮，使百廢待舉的事情

一一俱舉。在這點看來我覺得總統制比較合宜一點。

我第二個主張就是法治主義。一般人很誤會，
以為祇要有法，就算法治，其實要法能真治，才算
法治。所以，中國一般比較頭腦簡單的人，祇曉得
唱高調，趨時髦，不曉得根本研究，實在非國家之
福。所以我更希望一切的權力，一定要根據憲法，
以憲法為基礎，美國雖行總統制，但總統的權力是
憲法傳予他的，總統之權雖大，總統之權，雖可自
由行使，並且可以不必顧及議會之贊成與否；但是
決不能擅越憲法所規定的範圍。此其政治之道也。
這點我們應該特別認識。其次，尹文子說：「聖人
之治獨治，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現在一般民衆
還在盼望真命天子出世，其實真命天子是靠不住的，
所謂「人亡政息」，所以說「聖人之治獨治」，祇
是一種暫時的苟安。國家的生命是永久的，我們所
需要的，是「長治久安」，怎樣能長治久安呢？就
要用法，所以說：「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我
們要救中國，要維持國家永久的生命，一定要培養
法治，以謀長治久安，這是我所以提倡法治的深意
，也要希望各位特別注意的。

今天的題目很複雜，時間又很短促，祇能很簡
略的把各方面的理論提出供各位參考，同時，兄弟
要鄭重的聲明：今天兄弟到這裏來的目的，並不是
來解決這個問題，祇希望各位根據今天所講的意見
，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同時更希望各位不要不相信
一個簡單的制度可以救什麼東西。不但要研究問題
的本身，還要研究與推行這制度有連帶關係的各種
實際問題，這樣對於中國政治，對於中國民族，才
有幫助。否則徒唱高調是無補時艱的！

勞園隨筆 卓呆

今年元旦，接到許多友人的賀年片，最有趣是其中一
張陳歌辛君的，上面寫八個字：

「一息尚存，希望不絕。」

我覺得很有意思。因此，我就想到自己，不應該因着
年紀大了一點，就沒有進取之心，老是這麼一天一天的等
死。我一息尚存，還應當去努力，去奮鬥，所以，我打算
今年去求學了。不管年紀這麼大。

X X X X X

掃墓的真意，有二：一、給坟客看看，這坟上的子孫
，沒有死完，樹木石頭偷不得。二、送幾個錢給坟客用用
。如果數年不去，坟客不拿到這定期收入，就要把坟上的
東西，偷去賣換法幣，以抵這一筆收入了。

所以以上攻而擊了酒菜香燭紙錢而去，都沒有實際。
我每年不過到坟上去看看，給坟客幾個錢，就完了
。去年不巧，定了日子，忽然下雪，不能去，我就託人帶
法幣兩張給坟客。法幣送到，比我自己去上坟更可靠。

X X X X X

近來，我閑着無事，打算去求學，當一個老學生。自
己覺得：能夠辦到，却是一種幸福。

我的計劃剛定，有人知道了，便來問我：

「聽說你要到外國去游學，這樣一來，你的婚姻問題
怎麼辦？」

我就笑着回答他：

「爲了婚姻問題，我更不能不趕快去求學；否則怕我
未來夫人的父親，不要嫌我不學無術。」

「動向」向那裏動？

家良

蘇聯是一切被壓迫者的祖國嗎？

一九三六年，這是一個世界危機大爆炸的年份！

是的，誰都在提心吊膽地呼喊着。在這弱小民族受盡了帝國主義者的壓榨、宰割、帝國主義者間自身的矛盾、傾軋，都到了極度尖銳化的今日，這一筆混亂的總帳，自然總要算到一個清算的日子了！因此，無論在各國軍備上、政治上、外交上、都有了清算的準備和表現，就是在任何國家的文化圈裏，也激起了了一個總爆炸的浪潮。但爲了各國間自身的利害，都顯然地要聯合和利用他的軍備，她存亡戰線上的部隊，所以不僅在各國的外交上有種種聯繫和敵對的情形，就是文化界裏也在發作着這一種強烈的種子，那麼我們那得不嚴重注意這當前的戰鬥陣容呢！

中國，現今是一九一四年的巴爾幹了，談起了太平洋問題，談起了遠東問題，那麼這問題的中心便在中國人民的身上了。因此，今日世界輿論的中心都把中國當做了唯一的題材，就是我們中國人民也都深深地覺悟了自身的危機，紛紛把這當前的嚴重國難當做了討論中心，尋求着總清算時期來臨中的出路！於是，今日中國文化界裏的動靜是着方在這一點了，尤其在一九三六年的展開，這蓬勃的現象更在文化界裏活躍起來。

我們都是從事於文化工作的人，對這當前活躍蓬勃的氣象自然更加倍地把自己興奮起來，不僅願把文化界的靈魂真實地推移到更前更尖銳化的境地，並且要在這文化的收穫中得到大量的民族自救的戰士們！所以，我們在這目標下，緊緊地抓住

了這使命，同時對這文化界的動靜，自然更要有自我的嚴格的批判和檢討！

可是我們對於這活躍的文化界作了一次巡視以後，便發覺了我們的文化圈中還有一般毒害大眾的播送者，他們不僅沒有担負起民族自救的正確旗幟，却還以「民族解放」的口號做假借民族出賣民族的漢奸，這正是當前文化界裏最可痛心疾首的怪事，假使我們再不做一个勇敢的檢舉者，那麼四萬萬的大眾怕真要被他們蒙蔽了，毒害了，歪曲了，這豈容我們再可袖手旁觀的嗎？所以，在上期的本刊，揭發了大眾生活的真面目，在這期便再要揭破這動向半月刊的真面目了！

動向是一九三六年的產物，它也是緊隨着「一九三六年的危機」而產生的，祇是這一本刊物在它孕育的時期中，已給它一個先天的論定，便是它並沒有真實地站在國民的立場，並沒有認清了自己國家的危亡，却已給它的根胎——蘇聯——牽了鼻子往「民族自殺」的路上去了！這裏就介紹一二句這動向的呼聲吧：

「蘇聯才是真正的和平者，蘇聯才是一切被壓迫者的祖國」。

夠了，就把這兩句話來研討一下吧，作算蘇聯是一個「和平者」，那麼在我國外蒙古廣大無垠的平原上，爲什麼有許多蘇聯派遺來的「赤衛軍」駐守着呢？我們並不能健忘得連民國初年俄國所簽訂的條約也忘記呵，其中要我國把蒙古承認俄國做「宗主國」，一定要我國允許俄國在蒙古享有「宗主權」，那麼這些過去的事實，正可以喚醒我們同胞重新認識一下我們在過去曾把比東四省面積更大的四百八十八萬方里的外蒙古活活斷送給俄國的莫大恥辱。

辱，那麼俄國還是一個以平等待我的「和平者」嗎？假使一般所謂「意識前進」者還要說我翻那帝俄時代的舊帳，這自然非現在「革命」蘇聯所會幹的事，那麼爲什麼到今天在庫倫的「紅軍」還是沒有撤退呢？難道一個「和平者」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應該來幹帝國主義式的侵略勾當嗎？唉，一般傾心於蘇聯的「前進人」，且把下面一段電訊來讀一讀吧：

「日」一德一蘇蒙糾紛緊張以來，蘇聯懼日一僞軍由內蒙壓迫外蒙，進攻蘇聯，故駐軍於內外蒙邊界，與外蒙軍協力防禦。茲者庫倫烏得爾之兵備，由「遠東赤軍」第十四師團二十五旅第四十八團第二營担任之。……

「庫倫陸軍軍備，計有「紅軍」第十四師司令部，並有四十八團部；空軍有重炮機三十二架，輕機二十四架，……合共有二百架；大砲方面，榴彈砲有十五門，野戰砲四十門，此外尚有多數迫擊砲，……而最近增運駐防之「赤軍」，及犀利兵器，尚不在內云——華聯社哈爾濱二月八日電。

這乃是今日內外蒙古邊境日俄兩國軍備的消息，而蘇聯侵略外蒙古的事實該已鐵一般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吧！那麼這一個所謂社會主義的國家，給動向諸先生稱做了「和平者」的國家，原來也要把自己的赤軍，戰鬥機、重砲、機關鎗，搬到人家的領土上來，做他所謂「防禦壓迫外蒙，進攻蘇聯」的軍備工作，那麼和××帝國主義佔了東四省，把大砲飛機集中在瀋陽又有什麼差異？所以今日的庫倫是蘇聯鐵蹄下的瀋陽而已！但動向諸先生偏會「認賊作父」，把蘇聯當做了「和平者」，把蘇聯當做了「祖國」！這種論調，除非動向諸先生甘心做「大蘇維埃聯邦」的順民以外，請問再談得到「民族自衛」嗎？

「階級鬥爭」的口號是不能博得大眾們的歡迎了，於是假借了「民族解放鬥爭」的口號來實行他「出賣民族」、「出賣祖國」的勾當，這種人再不是大中華民國的漢奸嗎？

並且，像殷汝耕一般的漢奸還可以用明明白白的以刀關斧來解決，但這一種播送「毒害民族」的思想的漢奸，其罪過才正是千萬倍於殷汝耕呢！以文字的力量來煽動人民做漢奸，他的罪惡實比殷汝耕的罪惡正利害到數千萬倍，假如我們不掃清這文化界中的漢奸，那麼他們正可以在最短期間內造就了無窮盡的漢奸，把讀者們的意志都在無形中跟了他們走到「毒害民族」的危亡路上去，那麼這國家這民族的救亡運動豈不是要受到莫大的動搖，莫大的威脅！

所以，我們再不能容忍這一般毒害民族的漢奸活躍在我們的文化界裏，我們要求做「一次文化界的「清潔運動」，來清除這般文化界裏的漢奸！其次，我們再可以進一步地認識這般漢奸們要實行些什麼陰謀？他們正是聰明，他們會借了中國聯合蘇聯做「抗X」的戰線，其實這「聯合」兩個字是說得漂亮些，實在証是他們接受了蘇聯的緊急命令，要求中國的大眾做蘇聯的炮灰！爲什麼呢？因爲最近日德軍事同盟已成事實，而蘇聯便夾在這日德兩國之間，要

是蘇聯便在日德的夾攻中從軍奮鬥，自然是一件最苦痛的事，因此在這樣的場合中，蘇聯便策動這一般中國「赤色囉囉」做這種文化活動，一方面以「抗X」的口號來叫中國的大眾先做蘇聯抗X的炮灰，一方面便可以擴大這一個「蘇維埃」國家的領土的野心了。

誠如俗語所說：「東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也要吃人！」我們果然知道X帝國主義要鯨吞我國，而蘇聯又豈是一個和平的「好人」！所以，殷汝耕、李守信之流是在X帝國主義的羽翼下當漢奸，而這般文化界中的漢奸也祇是給「赤鬼」們牽着鼻子走向死路去而已！

最後，還看到動向的末頁有一段「橫行」文字的文章，仔細一看，却令我莫明其妙，說它是英文吧不是，說它是俄文吧也不是，但總不是我們的漢字呵，後來我才想到這原來又是「赤色囉囉」們的神通了，這是他們所謂的「新文字」，也就是所謂「漢字拉丁化」，這才正是出賣祖國的好伎倆，要把我四千年來的漢字改造做拉丁字，雖然這是應用自己的語音來寫成的，但這又有什麼意義呢？除了出賣祖國以外。

好了，動向祇是「赤色漢奸」們的「動向」，決不是中國人民所要求的「動向」，現在我們緊急地要求作「一次文化界的「清潔運動」，掃除這般活不知恥的「赤色漢奸」！



航空公路建設獎券

行發處事辦券獎設建路公空航府政民國

第十二期

獎開日六月三

富鉅致又 設建助既

理經總省六川鄂贛皖江浙

大運公司

總經理 孫廷金

電話：三五八七
電話：九七五七
電話：五五〇四

本公司特設
門市部 乘條整張均有出售
函購部 當日回件附郵票五角三分
存券無多 欲購從速

日本永田被刺案開審

行之

日本軍部自明治

維新時起，軍部中即有長閥、薩閥之分，

這個事情稍稍留心日本情形的人，大

家都知道的。近來日本軍人中少壯派

因年少氣盛的關係，霸天下的思想非

常發達，因之非但對國內的重臣政黨

的較穩健主張表示不滿，即對軍部中

上層部的人主張，亦深覺太不激進，

因之高唱出昭和維新，國家機構改革

等軍人法西斯傾向的口號。在軍部本

身亦造成極猛烈之思想衝突，尤其「

九一八」事變後，此種思想發展更利

害。因之軍部上層一部份人深覺有嚴

肅軍紀以強統制的必要，此種思想以

昭和十年的陸相林銑十郎為最熱烈，

因之在林銑十郎任內之去年夏季陸軍

大異動時，頗思將陸軍人員全部肅正

，將少壯軍人之中人物及與少壯軍

人同情之有力份子，全部撤換，造成

空前的大移動之局。當時此輩被移動

者，計有秦第二師團長的免職，小磯

中將、建川中將等的調任，真崎教育

總監的被迫辭職，菱刈大將、松井大

將的退役，當時林陸相的此種肅軍統

制的進行，曾極受新聞雜誌的喝采，

莫不認為林陸相的敢作敢為。但一方

而在軍人中間，却引起了另一派的嚴

重反感，由於此種反響，在軍部中乃

發現大批怪宣傳品表示反對此種舉動

事發生後，軍部內部的騷然固不容說

，全國的空氣亦因此劇變，陷入十分

緊張之局，成為日本去年政治史上最

有名的一九一八「事件」。結果兇手雖

當場被捕了，但上馬時十分強硬的林

陸相，受此打擊後，明白內部阻礙尚

多，自己的計畫無法能實現，乃提出

辭職。

他爭着出號外。開審之時，軍事法庭

門前特許旁聽者擁擠得非常利害，現

在把當天審判的情形紀之如下：

殺永田鐵山中將的相澤三郎，係

生於明治三十九年，為仙臺士族出身

，初肄業於仙臺陸軍地方幼年學校，

後卒業於陸軍士官學校，至昭和八年

，累進至中佐位，性情純朴，富於感

情，幼年又深受父親忠君愛國之庭訓

，因之君國觀念十分豐富。昭和五年

島田軍法官



兇犯相澤中佐

，素以紀律嚴肅自鳴的日本軍部，忽

發現此種事實，當然不是一件漂亮的

事，因之當時外間流說紛紛後，軍部

當局乃一再發出嚴重聲明，認為此事

乃街頭巷尾之妄說。但不久至八月十

二日午前八點四十分，即發生了林陸

相部下的健將、策劃肅軍事件最烈的

永田鐵山軍務局長，在軍務長室被陸

軍步兵中佐相澤三郎殺害的事件，此

這個事件發生後至今已有一年多

了，但是他的血影在日本還是一件令

人不能離開記憶的事，報章雜誌的記

載也常常提起此案。本年一月二十八

日起，為此案特組的軍事法庭公開審

判之期，因之這個半年來在日本人腦

海裏遊移的血案，又成為了像去年剛

發生時一樣鮮明的印象，尤其是東京

，整個社會都被撼動着了，報紙也替

，在東京識大岸領好、大藏榮一、村

中孝次、小川三郎、磯部淺一等，交

換國家改革的意見，因之對國家改革

論的信仰更堅，並素對主張激烈之真

崎教育總監非常崇拜，因之林陸相上

台將真崎總監強迫辭職後，心中甚抱

不平，乃於八月十日穿陸軍制服，佩

軍刀由福山市出發，同夜宿於宇治山

田，十一日早晨參拜當地神宮後，乃

乃決定殺此次肅軍運動中，實際上最出力之永田中將，八月十二日九點四十五分，懷刀直入陸軍部軍務局長室，拔刀將永田中將殺死，並殺傷當時在旁之東京憲兵隊陸軍大佐新見英夫。

開審時，因對相澤同情之極端愛國主義者很多，因之公訴書對相澤極為有利，且除法定辯護人外，明治大學總監亦出庭為相澤中佐之特別辯護，看來此案結果判決一定不致如何利害。惟輿論界對此似很多不同情者，如時事新報的社論，則對提出之公訴書之態度極力糾正，並舉軍人犯罪是否為軍人之教育精神，此種對軍人服從精神之破壞，是否有背愛國思想等，以責問公訴書上對相澤之品行、人格、宣揚各點，但是在實力者眼裏認為空的輿論當然不會發生什麼作用的。

前而已經說過，日本明治維新憲政開始時，除了就有軍人與政黨的分外，軍部內部亦有派系之分，此種事實，日本的新聞雜誌上常有所記載的。此種記載立刻會被軍部的否認

，但真如時事新報社評所說，在公訴詞裏的對真崎總監被迫解職的不滿，和永田中將觀諸目下環境暫決無自動離開軍部的希望等的字裏行間，即不難看出軍部內部之情形，外傳並非皆道聽塗說的無根之談了。

因之，此次事件，內容是否像「昭和新要求」，「國體改革希望等到達」的這樣簡單，當然誰也不敢隨



軍法處大門犯乘車進門時

便說話，同時誰也不會有這種代為證明的勇氣吧。

我們不管他如何，拿來當作一種對日本尤其日本人的認識研究上的一種參考資料，想來決非無益的事。

二月一日，於東京。

四明銀行

(業務)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等業務並備保管箱各項貴重
(備蓄) 專設儲蓄部辦理各項儲蓄存款
(發行鈔票) 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專設準備庫辦理兌換及準備金事宜

(創辦年月) 前清光緒三十四年開業
(地址) 上海總行北京路二四〇號電話一五五〇三・〇四・〇五
上海南京路八十四號電話八二五〇七・〇八
上海四川路八十五號電話二三〇四七
上海江西路白克路轉角電話三〇八九九
南京分行楊公井
南京下關辦事處下關
漢口分行江北岸
其他國內重要各埠特約代理處行

本刊第二卷上冊精裝合訂本發售預約

——二月八日起——二月底截止——特價一元——
二卷一期至二十五期之新人畫報，一併裝釘在內，精美異常。

國司



老牌子
新出品



煙絲嫩香
氣味幽長
家居旅行
唯一良伴

在日本的

郭沫若會見記

他的生活、創作、家庭

愚公

郭沫若這個名字，一般從事文藝及喜歡文藝的青年大概沒有不知道的。他是以浪漫主義的文學出現在中國的文壇，又以革命文學爲號召吸引當時一般熱血的青年。但是自從他在一九二八年春蜚居日本以來，這七八年中，他是沒有什麼創作出版，除了幾本自傳和一些翻譯之外，這是因爲他和中國的現實社會脫離以後當然寫不出像樣的著作來，因此中國的青年們對他也逐漸冷淡下來，十年前寫「落葉」和「瓶」那時的銳氣早已過去了。

但是，他畢竟在過去的中國文壇上是有歷史的，他到了日本雖然不大有創作出版，但是關心他生活的人還是很多。這一篇就是我在日本時和他會見的一段記載。

我和沫若已經六七年不見面了，第一次見面是在武昌關馬廠，我聽了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說後就去找他，和他談了許多問題，我記得他那熱烈的握手是充滿着生命力的。第二次會見他是在廣州失敗以後逃亡到上海

來的時候，那時他賃屋在北四川路寶樂安路，來往的朋友很少，而且他還生着病，病中在寫詩集「恢復」，不久，他就和他的夫人子女一同到日本去了。

這次到日本以後，我就想找一個機會和他談談，于是先和他約好了時間，我就到他家裏去找他。

記得那是一個晚春初夏的季節，櫻花已經凋謝了，太平洋的暖流漸漸地流向島國來，人家也多卸下了香裝換上了夏衣。恰巧這天是星期日，高架電車中塞滿了人，我也被擠在由東京到千葉去的電車中。

經過了半小時的行程，千葉縣市川町到了，沫若的信中是叫我在這裏下車的。下了車，化了五角日本幣叫了一輛汽車，一直開到沫若住居的門口。

他的家是在千葉縣的郊外，四週是田和樹木，風景雖然十分單調，但空氣是很好的，就在那富於牧歌情調的田野中，築起三間木屋來，我們這位故國的詩人郭沫若，在那裏恬靜地

度過了六七年的悠長的歲月。

他的木屋的門口掛着一塊「佐藤」的戶名牌，國內有許多人誤會佐藤就是沫若的別名，因爲有一個時期他和書局通信用「佐藤和夫」的日本名字。不過實際並不是沫若的別名，他並沒有日本名字，「佐藤」是他大兒子在學校中所用的名字，他爲了居住日本的便利起見，就用了「佐藤」作爲戶名。

我在他的門上輕輕地按了一按鈴，不久，一個中年男子出來開了門，我一看，正是多年不見的沫若。

因爲先有書信的約定，所以他看見了我並不驚惶，却顯出十分歡喜的樣子，和我握了一握手，他就請我到裏面去。

他的屋子佈置得很簡單，完全日本式，沒有高的桌子和椅子，客室正中掛了一幅他自己的屏條，記得上面寫着「把酒話桑麻」一類的詩句。

非但他的家庭的佈置完全是日本化，他們一家人的生活習慣也完全日

本化了。沫若自己也是穿了和服，拖着木屐，他的夫人安藤，本來是日本人，那當然不用說了，他的子女也全部日本化，據沫若說：他們都不會講中國話的，所以沫若自己也常常幾個月沒講一句中國話。

我問起他的生活，他表示十分憤慨而又感傷地說：

「唉，真不要說起，這幾年來我的苦祇有我一個人知道，旁人是不易了解的。譬如說我的版稅，如能按期和我結算，我是很可以生活的，但是書局裏面怎麼也不睬你。像光華書局由他們自己開來的賬已經欠我二三千元，現代書局也欠我數千元，但我至今一個錢也沒有收到。同時家庭中的開支却並不能停頓起來，一個月至少也得一百五十元，因爲我有五個子女，阿大阿二在中學讀書，小的也在小學讀書，家中不用一個下女，一百五十元一月的開支是最省的了。」

他對我發了一大篇牢騷，語氣中帶着憤慨與激昂。但是，我知道他這幾年除抽版稅的書以外，賣稿的書也有好幾部，那麼，想起來他也積了一些錢。據我知道的，幾年來買去的稿件有「我的幼年」「反正前後」「屠場

「石炭王」等等。于是我再問他這本舊的稿費是怎樣的；但是，他聽到我的話，却更感傷起來了，他說除了「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後」拿到一千多塊錢外，其餘只拿到幾百塊錢，大部分被經手人×××和×××吞沒了。有一次，×××還借了上海藝術劇社募捐的名義向他捐了幾百元，那時錢在他們手裏也祇可一切隨他們擺佈。加之那時候的日金很貴，差不多要二元半華幣纔能換一塊日幣，所以雖然買了十元一千字，合起日幣來也祇有三四元一千字而已。

這幾年來他生活稍做好一些，一來日金比較從前是便宜多了，二來他常常替日本的雜誌和報紙寫些文章，他說他替「中央公論」寫了一篇文章，僅七千字，他們送了他一百五十元稿費，在外國，這種稿費也不足為怪，但是中國人拿到這種稿費，雖然是郭沫若，也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

我又問起他的創作來，他只是搖搖頭，他說簡直寫不出什麼來，是的，像他現在這種生活，確是和社會隔離得太遠了。假如說文藝和社會有關係的話，那麼他的創作源泉——材料是已經枯竭了。但是，和他談到過去的光榮歷史，北伐軍時代的情形，他就十分興奮起來，他並且用那時的題材寫了二部小說，一部是「自傳體的小說·武昌城下」，一部是「同志愛」，「武昌城下」共有七八萬字，

本來由光華書局約定以一千元將買他的版權，而且已經付過五百元，沫若是要等光華第二次的五百元寄來以後纔把稿子寄去，而光華方面是要看見了稿纔將第二次的五百元寄去，於是事情就弄僵，不久光華關門，「武昌城下」也就擱在沫若的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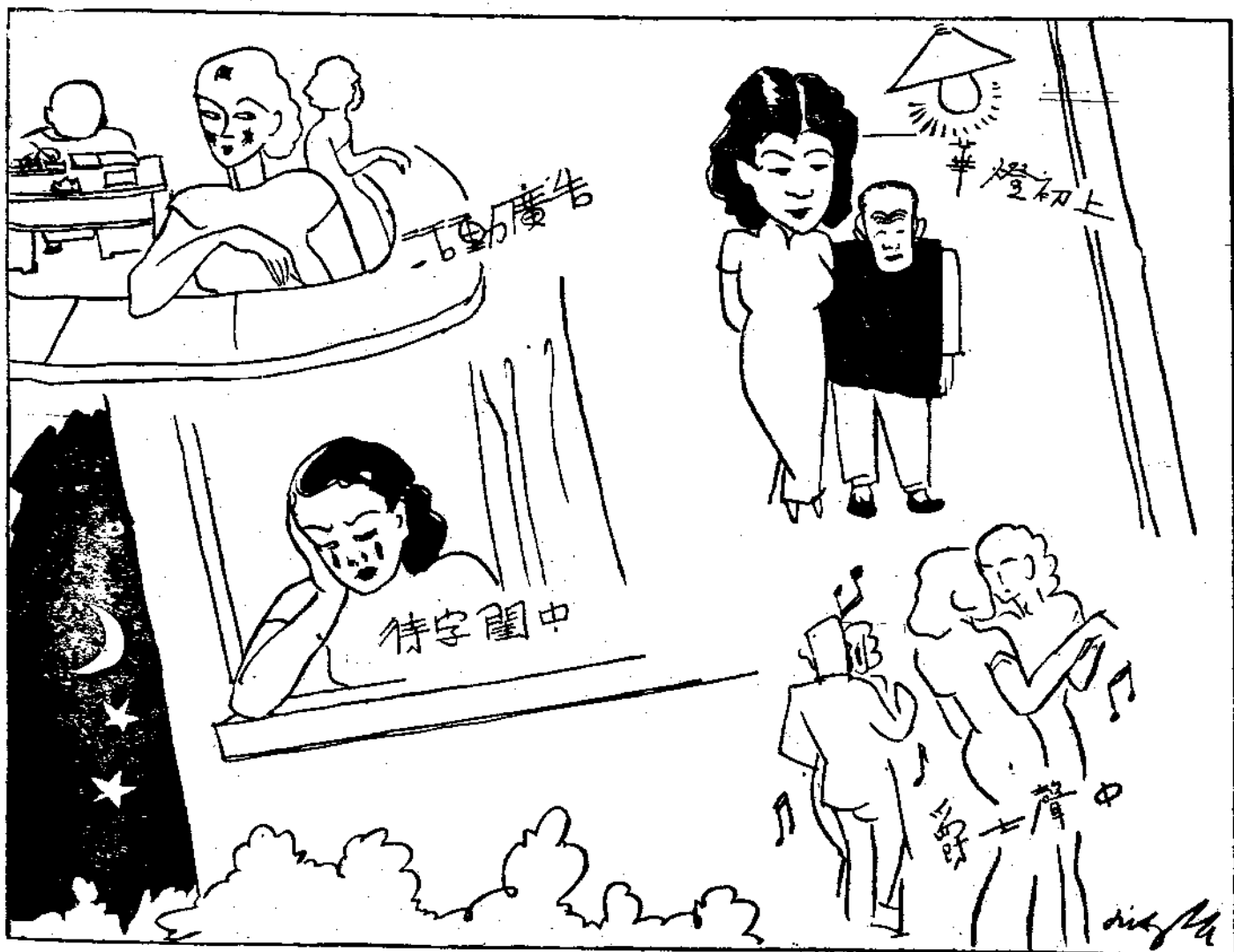
另一部「同志愛」，本來是以一千五百元的代價賣給良友編入「良友文學叢書」的，後來良友發覺稿中文字欠妥，要求修改，沫若不肯，於是一千五百元只得還給良友，稿件也就退回千葉，至今為止，這二部稿子還未聞到有出版的消息。

最後我和他談到中國文壇的情形，他似乎不大滿意魯迅，我問他魯迅最近的作品看過嗎？他說沒有。我說要看嗎？他說不想看。這大約還是從前魯迅和創造社積怨的關係和中國文壇上二雄不能並存的原因吧？

他現在對於考古學仍舊很有興趣，國內關於考古方面如果有什麼新發現，他必千方百計去設法照相，關於這方面的文章，他常用郭鼎堂的筆名投稿到東方雜誌。

沫若的個性是倔強的，可是他的缺點是太驕傲，這也許是文人的通病吧？

我辭了他出來時，暮色已經籠罩大地了。



倪克作

姚錢樹

給青年們的公開信

周寒梅

我常常收到朋友們的來信，不論是認錯的或不認錯的，他們往往要求本刊「生活實感」欄的篇幅擴大，並希望刊載些指導青年們的文字。關於第一點，受到物質上的限制，在各欄的平衡支配中，實已無法擴充，在無可奈何之中，把漫畫移開，總算多了一千四百字左右的地位，這已是竭力設法的結果。關於第二點，青年們在現社會下奮鬥，爲公的是政治的苦悶，信仰的苦悶，思想的苦悶；爲私的是職業的苦悶，婚姻的苦悶，求學的苦悶，都已到了萬分嚴重急迫的關頭，青年們希望有一個公開商討的園地，切實加以研究，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編者也是青年之一，也是在苦悶中掙扎的一份子，當然也同樣有此要求的！

關於政治的、信仰的、思想的苦悶，本刊前面各欄都已盡了相當的責任，在這裏，我想專門討論這青年們職業求學和婚姻的三個問題吧！而這三個問題，內容都非常複雜，決不能一併討論，我們不妨先討論職業問題，由編者首先在這裏發表意見，讀者如有高論，切盼紛投珠玉。

我覺得爲人首先應確定人生的態度，究竟自己人生的目的在那裏？假定這前提不確定，那麼自己一切的行動會覺得可笑，而人類社會間一切

紛爭，會感到庸人自擾。我以爲人生的目的是在於服務，所謂「有千百人之能力者，當爲千百人服務；有十百人之能力者，當爲十百人服務」。服務的人生觀是一般青年們應堅決抱定的信念。那麼我們服務的目的在那裏呢？我們應該毫不躊躇的說：「爲全體人類社會求更高的福利！」

所以青年們要求職業，表面上似乎僅爲了自己的生活問題，實際是貢獻自己的能力，爲人謀福利，所以爲公務人員者而怠惰於職務，即爲罪惡，倘再欺詐人民，當然是人類之敵人，其他士農工商，莫不如此。

不過，這現有的社會制度之缺陷，是使青年意志與消蝕青年服務能力的焦點之所在。使青年意志的，就是失業；消蝕青年服務能力的，就是「用非所學」。

這失業問題的內容很複雜，大概言之，一爲社會制度的原因，二爲青年們自身的缺點，關於前者，我們更應確立自己的政治信仰，共赴我們的政治信仰，以期新社會之早日實現；關於後者，我們必須以最大的努力，克服自己的弱點。

「用非所學」的，確是一般的通病，然而我們希望學用一致，在現社會下也是萬分艱難的一件事，照我個人的意見，在這過渡時期，不妨以職業維持個人的生活，以事業發展自己的能力，發揮自己服務人羣的精神！

半工半讀

莊君

現在又是開學的時候了。提起了「開學」，可說是學生們歡欣的時節，爲了在家裏過了好幾個禮拜的機械生活，也實在夠煩膩了，還不如到學校裏去和自己的同學們聚會來得有味，况且自己的父母又可給二三百塊錢帶到上海去快活一番，那麼「開學」那就不是一個歡愉的時節呢？

是的，有錢人家的子弟是祇把學校當做一個俱樂部的，他們才正是天真得好像幼稚的孩子們一般，終日無憂無慮，就把讀書當做了一個護身符，至於在校裏是不是讀書，花錢是不是值得，都不必自己來打算的。可是，在這貴族氣派的學府中，却挨上了我這個窮小子，這問題就來了。

提起「開學」，接着一句便是「繳費」，我真覺得一般教育家們的計劃實在定得好，把一年分做了兩個學期，每學期開學的時光，一面是給你升級，一面便要你的學費，這樣一進一出，便倒空了學生，非把整百的法幣一五一十的送進去不可，否則就有取消「學生」頭銜的資格了。但人家終把學校的繳費單向家長面前一放

，再用不到自己來打算，可是像我這個學生却是例外了，這繳費單祇能放在自己面前，也祇能把繳費單放在自己心上，看讀了學校所定的開學日期和繳費的截止期，便要在自己的心中打算了，怎樣來湊齊這一筆不可少的錢款。所以我把「開學」當做了一件最可憎惡的事了。

那麼，學費既靠自己籌措，而自已又不能生出金蛋來的，於是便要想法子了。談起了「想法子」，我自己終不免有一陣辛酸的感覺，可是我自己的勇氣來抑制這種痛苦的壓迫。我想，世界上正有多少成功的偉人，他們事業的成功，正待自己從困苦的環境裏奮鬥出來的，那麼像我已是一個大學生了，要把自己的知能來維持自己的生活與學費，自然是「可能」的事，又何必一定要家庭來負擔呢？而如今，家庭既不能維持我的學費，那麼正該自己奮鬥了。

於是，自從我跨出了中學的門，一方面勉強地進了大學，一方面便開始我自己的生存競爭了。到如今，已是第四個年頭了，眼巴巴的大學畢業時期也就將來臨了，因此在自己

過去和現在的刻苦磨鍊裏也好像達到了一個小小的願望，也給了我一個疲勞後莫大的安慰。

想起了自己爲了要進大學，可是自己清寒的家庭環境，再不能挑起這副重担，於是，在中學畢業的那個暑假裏，自己曾默默地流過好幾次眼淚，終於在汗流浹背的情境下獲得了一席小學教員的位置。可是進大學讀書，和當小學教員，正是南轅北轍的事呵，從經濟方面說，大學生至少是小資產者的生活，而小學教員恰巧是萬分清苦的生活；從時間方面說，大學的課程和小學的課程又不能在同一時間內所能分身担任，因此，爲了要生活，不能不勉強地教書，爲了要讀書，又不能不勉強地奔走上課，在這樣萬分緊張的生活中，給我偷偷地度了兩個年頭。

於是我一壁當了小學教員，一壁走進了大學的門，同學們都非常驚奇，他們放著好奇的目光望著我，不由地問我：「你怎麼忙得過來的呵！」但我祇能報之以一個苦笑，沒有什麼話好講。

其實，就是我把自已困難的環境跟他們講，他們也不會同情於我的，吃飽了飯的人又那裏知道飢餓者的辛酸呢？況且，他們都是年少氣盛的天之驕子，又如何會了解這一個奇特的大學生又在當着小學教員的苦衷！記得有一次，那一位教「日文」

的教授發現了我這個奇特的學生，他不僅沒有同情了我的苦况，並且還和其他的學生講：「這一個學生也太怪啦，一方面在外面當小學教員，一方面再到大學裏來讀書，那怎麼成功？」當人家告訴我底當兒，我幾乎要流淚了，唉，這正是一位尊貴的大學教授，把大學生看得正是太神聖了，可是當小學教員的人畢竟也是一個人呵，他除了缺少幾個大洋錢，並沒有比一般大學生缺少了什麼呵！但是這一位尊貴的教授的口吻中，似乎當小學教員的人太不配進大學的了。

唉，窮苦的人們畢竟祇能給人家奚落、蔑視，但我受到了自己同學們的蔑視倒還不覺得怎樣，只是這一位教授先生給我的刺激實在太深了！

以後，我脫離了小學教員的生活，便把「實文」當做了我生活的資料，同時也把校裏的功課努力研究，於是我又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活方式。

「實文」便是把自己的文稿來出賣了，可是，自己的文章再做得怎樣滿意，終不能有一個出路。於是只得東撞西碰地投稿，但投稿而能給編輯先生們錄取登載，也着實不是件容易的事。

先說寫稿的內容吧，便是投稿的一個先決問題了。要是自己要發揮一些思想，對於某種學術有什麼研究的，地方，好容易找到了許多參攷資料，費盡了心血，端端正正地寫好，滿想發表在什麼刊物上，但那般刊物的編輯先生見了你的題目和你的名字，便可一手把你的稿子丟到字紙籠裏去，爲了你的題目果然是堂堂地討論什麼學術，但你的大名似乎並沒有給編輯先生聽見過，因此要談學術問題似乎非有名流學者來談不可，否則你的見解一定不能給編輯先生所信任，那麼再談得到發表嗎？

此路不通，只得走其他的路了，於是便向小品文方面去發展，但小品文種類甚多，還是要認清刊物的性質，像我寫這篇文章來投「生活實感」一欄，或者還可以符合新人的胃口，要是投到別處去，恐怕還是白寫的了。所以，投稿也正是件煞費苦心的事，到如今，我雖懂了些小小的門徑，可是自己的筆底下便養成了許多雜亂的筆調，有時自己也要好笑起來，一會兒扮個小丑，一會兒扮個花旦，弄得一無所長，亦一事無成，這可說是「實文」者的結局吧！

但這實在是社會環境把我歪曲了的，要是自己不合這社會的要求，自己便要給社會所摒棄，但爲了要迎合社會的要求，便把自己的人格隨波逐流了。想起了這一點，終使我驀然地痛苦起來。

一般同學，見了我時常握筆作文，以爲我在做什麼論文了，其實正非過，我雖時常作「文」，却鮮有「論」者，爲了我還沒有給人家承認做一個「名流」者吧，所以只得隨便寫寫，以能做一個「買賣」便算了！

可是，「買賣」又但何容易，今天寫稿寫到深夜二時，明天早晨就付郵寄出，要是編輯先生沒有把我這封信忘記還好，否則這張稿子躺在編輯先生的抽屜裏要沒有醒來的時候呢。就是運氣好，居然把我的稿子刊出了，可是這筆稿費能在何時收到，又是未可預料的，但至少當在一二個月以後，那是我可預料得到的。那麼像我這個以「實文」爲活的人就困難，便常有明天的「飯票」在那裏之憂哩！

靠「文字」吃飯的人本是清苦的，但我捱過了這半年，便要跨出這神聖的大學之門了，正不知道這不久的將來又將給我怎樣的遭遇呢？

藝文

聖

誕

夜

莊瑞源

歐洲移植過來的霞飛路上，沒有歐洲的積雪。夜在街頭，冷淡在花舖裏，恬靜在室內。

聽堂裏飽和着奶黃色的燈光。桌子上，一棵沒有燃燭的聖誕節樹，幾盒糖菓，幾張從祖國寄來的精緻的賀柬——在這幾張賀柬上，繪着死在沙場上的鮑爾的透明的心，蒼老了的赫斯的殘廢者的心，憂鬱着的佛蘭克的獨身漢的心，和着那些不屬於自己的人們的心！

孤坐在桌子一邊，一隻手放在桌子上，上截的牙齒咬着下嘴唇冷淡地端詳賀柬的，而在心底却描繪許多故人的心的，是她——杜博士夫人。

那麼多慮的人害怕寂寞的時候還是有的。拉開墨綠色的窗簾，街上落着清冷的細雨，夜風挾着對街樓窗裏溢出來的歡笑低低地吹着，微弱的燈光濾過嚴緊的窗簾落在刺槐根處的水漬裏。眺望東方的黯灰的天，她有一顆孤寞的心。

她也有一副沉重的眼皮，在重新坐下時候。（清朗的碧色的夜空，天幕下綴着一顆顆碧色的星子，地上的雪映着星光也是碧色的。壁爐裏的火劈拍地響。）

（在幽閉着的聖誕夜的室裏，幽秘的佈置是不給孩子們預先探望的。慈愛的老母正在料理一棵聖誕節樹，而她的情緒也是屬於紅袍的老人的。）

（在璀璨的聖誕節樹下面，塞滿了溫暖的人和溫暖的笑聲；人們有着一副焦紅的腮幫兒，一副焦紅的心情。）

（慈祥的老母親給孩子們講了聖誕老人的故事——從迢遙的北地他乘着他的雪橇來了，在熟睡了

的孩子們的枕畔留下每人的禮品——便輕輕地喚着孩子的名字，用珍貴的禮物懲戒和獎賞孩子。這時的孩子們是屬於母親的，像一隻馴服的綿羊偎着母親，默取母親一嘴子的吻。）

（而自己也曾經是隻馴服的綿羊呢！）

咀嚼着蜜味的舊夢，有了未熟的橄欖味。沒有鮑爾，沒有赫斯，沒有佛蘭克；失去了瑰麗的聖誕節，失去了慈愛的母親和不留情的青春。而萊茵河畔的天空，田舍和映着星子的雪仍然

在東方陌生的國土裏，她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但是沒有人是她的親親的兒女。

沒有親親的兒女的母親，該是一個年青的處女吧。但是她沒有處女的年華，她的年華給輕佻的人們偷去，任性的揮霍了；剩留下來的只有一個蛀穿了的世紀夢。

稚氣而青色的歲月，拖着一條憂愁的尾巴；而且殘餘的生命她是深知的，會像慘白的落月那樣地陰沉沉下去吧。

萊茵河畔的居民是有明媚的風情的，知道許多情史的好處，和着知情的少年少女的行蹤。

在奶黃色的燈光下，有着古堡風光的賀柬對於她，只像繪着死在沙場上的鮑爾的透明的心，蒼老了的赫斯的殘廢者的心，憂鬱着的佛蘭克的獨身漢的心，和着那些不屬於自己人們的心！

一個若有所思的哲者那樣地，她深深的垂下兩道湛金的眼光，在肺葉的空隙裏，窒息着太多的夢

的蔓延菌。

懷着冷寞的心，她溫着冷寞的往事。

二十多個聖誕節以前，那時她有湛藍的眼珠子，燦曲的栗色髮，晶亮的心臟，姣小的嘴和絹樣的聲音。執着她鋒利的劍，刺穿了許多男性的軟弱的心，苦戀的心。她的豐腴的手臂也是放蕩的，掛過死在沙場上的鮑爾的手，蒼老了的赫斯的手，憂鬱着的佛蘭克的手，和着那些不屬於自己人們的手。她是紅色翅的女神，從父親母親那裏接受了純伊利安種族的血，生在萊茵河畔的印崙的鄉下，而在柏林的大學裏她卻登了顯赫的皇座。曾經有人用着千種的溫媚換取她的一二個淺笑，也會經有人抽出自己生命的血來完成她一小部份的健康美。

（萊茵河畔的古龍水是馳名於世界的，而萊茵河畔的女兒亦然。）

鮑爾是英爽的透明的王子，用嘹亮的聲帶說話，用嘹亮喉嚨笑，在任何人的跟前，他是坦白但也是粗燥的。他貪婪着她的吻，在皇家戲院裏，在車道上，在任何恬靜和熱鬧的場合裏，用着那麼一股熱和力的混合勁兒。一個月光瀉在露台上的夜晚，她憤恨他的粗野，用纖手打了他的面頰，隨後她覺得自己的可笑；蹣跚着腳尖尋找着他，在冷清清的園子裏，她發見他默默地站在月光底下，披一身慘澹的銀灰色，太息似地。

「親愛的鮑爾，怎麼啦！」在背後輕喊着。

「沒有什麼……」

便浴在靜夜的月光裏，說些複雜的絮語，她的豐腴的手臂，這時掛着死在沙場上的鮑爾的手，而

且嘴唇也是黏着的。

赫斯是低能的戀人，有着端整的頭髮，身材和一張小方臉。他的心是多角形的，含着要素的中歐民族的淳樸，和襯配的拉丁民族的輕佻味。浪漫的人親近他的時候，永遠會有朱古律一般的感覺的，不是女人對於他是個玩品，而是他有着被玩弄者的低能。她的鋒利劍便刺穿了他的苦戀的心。她清楚的記得，用那晶亮的心臟：在載滿着黃金的日子裏，她與他坐在舒適的酒排間，她調情他，拿過各式各樣的酒杯，盛過各式各樣的酒，送到他的唇邊，他的嘴裏，他的喉頭；而且會故意讓自己的唇上的胭脂融解在白色的酒液裏邊，攪成一杯淡紅的胭脂水，倒到他的唇裏噴裏喉裏去。

他時常是喝了胭脂水而醉。她的豐腴的手臂，這時掛着蒼老了赫斯的手，而且嘴唇也是黏着的。

對於怪僻的佛蘭克，她也有着特別的嗜好。嗜好他，因為他有單戀者那麼的冷鬱，迷惘和單戀者那麼的忠實。忠實於她像一個人忠實於自己的心。在這一個男人的跟前，抽一支煙是唯一解悶解愁的方法，她抽着煙，含在嘴裏，衝着他冷鬱的臉孔一口口地噴去，隔着一層煙霧，她看見男性的直線系的臉，幽深的眼珠，荒涼的鼻子，和率直的嘴唇。這些都是蘊藏着多少伊利亞和統的祕密呵！

噴着白煙的時候，她的豐腴的手臂，這時掛着愛麗莎的佛蘭克的手，而且嘴唇也是黏着的。

她玩弄過許多不屬於自己的人們；但她的年華便給他們偷去，任性地揮霍了。

（古龍水的家鄉的玩弄着別人和被人玩弄着的伊利亞和統的妙齡女有着晶亮的慧鋒的劍豐腴的手纖赫的皇座織成一場幻滅的世紀夢。）

（荒蕪的聖誕夜沒有燃燭的針形葉的松樹而古

堡風光的寶來之乾透明的心之乾殘廢者的心之獨身漢的心。）

用着啜一杯醇酒的滋味，她往下溫着記憶。

在大學裏的教室中，空氣是嚴肅的，他們在上着大戰前夜的最後一課。老年的教授用纏在鬚鬚間的激昂的聲調公開演講，充滿着帝國的光榮和民族的威赫；於是在鮑爾的心上，赫斯的心上，和佛蘭克的心上，她與國家的觀念混雜着。

她愛鮑爾，愛赫斯，愛佛蘭克，比愛德意志帝國。

鮑爾愛她，赫斯愛她，佛蘭克愛她，比愛德意志帝國。

於是鮑爾想留在家裏，赫斯想留在家裏，佛蘭克想留在家裏；但，終於鮑爾離開了家，赫斯離開了家，佛蘭克離開了家。想着，佩着凱旋的勳章對戀人行一個軍禮該是更榮耀的吧！

（奮勇的從軍，戀之決鬥！）

饒盛的帝國軍人，開拔到前線去的前夕，狂嘯着豪壯的出征歌，痛飲着瘋狂的酒，而且在戀人的額上吻上頸上偷取無數的吻，帶到跋涉的軍中。

留下來的她是清苦的，用着紙製的馬克，吃着人造的雞蛋，日子載滿苦悶，悲傷和恐怖。

沒有透明的鮑爾，苦戀的赫斯，和冷鬱的佛蘭克；只是她加倍遠念着，手打在面頰上的時候，胭脂水給嚥下肚子裏去的時候，嘴裏的烟噴着男性的臉的時候。

懷念的日子是悠長的，悠長得叫人害怕。

在隆隆地響了一聲砲的時候，轉瞬地駛過一輛戰車的時候，在徹耳的軍歌裏，整齊的行軍的行列裏，她的心震了一下；但不是鮑爾，不是赫斯，不是佛蘭克。

（夢比四年還暫，比戰綫還不堅牢。）

漫長的歲月，在勞苦裏過去了，她看見自己年華的青色漸漸地淡了，而年華的灰色漸漸地濃了。

第五年，西綫的戰事收拾了的時候，名冊上勾去了透明的鮑爾的名子，而蒼老了的赫斯在沙場上損失了一隻腿，冷鬱的佛蘭克在時間的輪子下磨掉了一顆心。

其餘的人們是歸于墳墓，歸于病院，歸于過多的青年的女兒的。

贏得那麼多男性的戀，刺過那麼多男性的心，而現在她是寂寞的，孤單的獨身的第亞娜（Diana）呢！

哭泣一些已是徒然的事。代替眼珠子的滿藍的是濁色的眼翳，代替心臟的晶亮的是灰色的心痛，再沒有年華的青色、和生命的藍色。生活在悲憤和太息的日子裏。

（遺失了一隻腿的人是個殘廢者，磨掉了一顆心的人是個獨身漢；她的心沒會試過一角，該是健康的吧！）

用着自信的心她為自己的命運祝福，過去的好日子在她的心上減輕了儀重，未來的日子却建築在美麗的心願上。終有一天會把生活帶上富麗的殿座上。

住在卽崙的鄉下，心却沉緬在另一的境地裏。

萊茵河靜靜地流着。

山巒是崇高的，景物也是崇高的。這好處，會叫一個孤獨的處女輕易地想念着男人也是崇高的。

異國少女的年歲是不屬於顏面的，而且對於東方的陌生人也是無妨。

每天地倚立在樓窗前，遐思悄悄地上她的心頭；不再有着鬱抑的心情，沒有煩悶，也沒有歡樂，生活的平衡。

寂寞在平衡的生活裏，漸漸地叫天平斜沉。

尋找寂寞的同情者吧！

尋找寂寞的同情者吧！

每次，每次，她聽見街角淒傷的調子奏了起來的時候，她彷彿看見一個戰地的失了心靈的流落者，像悵悵的兩邦那地彈奏者。而當她立在樓窗前的時候，看不到寂寞的人影，只有風挾着散弦的調子低低地吹着。

也是寂寞的呢！

每次，每次，她聽見微弱的聲音從街上拖過的時候，她彷彿看見一個蒼老的遊子，帶着疲憊回到故家，在與記憶不相符合的街上，試着他顛蹶的步子。而當她立在樓窗前的時候，聽不到微弱的聲音，逝去了，在冷之街上。

也是寂寞的呢！

這是一個東方的中年人手裏的曼特玲和腳底的聲音，原不傳她猜測着的那麼狼狽，不過只是爲了感受不消的寂寞，和寂寞的異國情調的淒愴。

在女人多于男人的都會裏，他曾是英爽的王子。玩弄過許多雪白的臉蛋，栗色的細髮和碧眼珠子；但同時也被玩弄着，因爲有着希罕的烏黑的頭髮，烏黑的眼眸和麵包膚色。是東方的中年人，浸過西方的液汁，懂得許多奇異的風俗，奇異的禮貌，有着純正的西方氣味；但在英爽的心上，仍然保存着稍微的東方民族的質樸，殷厚和溫煦的感情。

容易叫人親近的呢。

（異色素的臉龐，積存着東方大陸的祕密！）

在使館裏領取公衆的費用，在女人多于男人的都會裏學習醫科，一直就過着叫人喜歡親近的日子，嗜好着異國的女兒，而自己也是被嗜好着呵。

日子花散在異國女兒的身上，也花散在自己的身上。

幾年殘酷的混戰帶給他的，不是恐怖的災傷，

而是金質的餽贈。用着單薄的金圓兌換千萬的馬克，少數的金圓造成驚人的豪富。這日子是在夢裏才有的。

日子在夢裏給笑着，飄着過去。

（夢比四年還暫，比戰機還不堅牢。）

第五年，西線的戰事收拾了的時候，在混亂的年代裏，他沒來由地做了一個四歲的混合種兒的父親，雖則沒會有過一個法國的妻子。

這缺點或者由于意外的喪失，或者由于必然的賜予，沒人知道這個謎的解答。但對於沒有母親的孩子的牽累，他總會輕易想起過去的事情，那時悲感和孤寂增加了他心上的儀重。

索性攜了作爲伴侶的曼特玲，兒子和孱弱的中年人的心，踏着流浪的烟霞似地，在萊茵河畔的鄉下消散着金圓的富裕的日子。也是那麼寂寞的呢！

在尋找寂寞的同情者。

初次看見的時候，她倚立在樓窗前，聽見一支淒傷的調子從街角奏了起來，代替一種寂寞的影子，她看見一個異族的中年人。

初次看見的時候。

他坐在冷清的樓台上，用散絃的調子消磨自己的悲哀，在飄動的眸子一旁，隱約地感到凝視的犀利的眼光。

她偷偷地斜了斜眼。

他偷偷地斜了斜眼。

就住在他的對街。

就住在她的對街。

異國少女的年齡是不屬於顏面的，而且對於東方的陌生人也是無妨。

短束放在下女的盤子裏的時候是有的，握着作些親切的俏語也是常事，而思念的次數却越來越多。

生命又塗上了一層麗色，連遐思也不來叩着她

的心扉，更不再苦苦遂念着，手打在面頰上的時鐘，胭脂水給嚥下肚子裏去的時候，嘴裏的烟噴着男性的臉的時候。寂寞已找到了親切的同情者呵！

這些日子是在夢裏才有的。

沒有了寂寞，沒有了悲愁，像一對五歲的孩子那麼地快活；於是他背誦着東方故國的故事。

美麗的呵！

她憶憶着東方故國的故事，便掩不了一嘴子的

笑。

（那兒的人全有烏黑的頭髮，烏黑的眼眸，和麵包膚色。在熱情和輕佻的裏邊穩穩地起質樸，殷厚和情感的溫煦。有金圓而沒有馬克。沒有慘酷的戰爭，生活在和平的日子裏，該是甜美而幸福的吧。

（而且在東方的大都會裏，有着從歐洲移植而來的街道，歐洲的人和歐洲的女人——有的是高貴的東方人的太太。比年青的處女好，比年青的處女更好！）

便用着那麼突兀的手段，在旁人看來，他不是沒來由地做了一個異國女人的丈夫。這東方的中年人帶着他的妻子兒子和街頭，回到他的事業發展的地方的故國來。

她是輕率地扔下了家，家在萊茵河畔的古龍水的產地，有着肥潤常春藤的古屋子，洛科科式的古老的傢具，慈祥的老母親，和幼小的弟弟妹妹。想着，東方陌生的國土裏，她是純正的東方人的太太，生活該是瑰麗的吧。

是那輕率的呵！

在用着金圓兌換馬克的日子裏，他害怕寂寞的重重比生活的重重；而當在混雜的故國奔波着事業的時候，中年人容易擔心生活的重重比寂寞的重

量。

在久別了的故國裏，他變了；淒涼的寂寞不再走上他的心頭，十幾年光景的生活堅定了他的心。

稚氣而青色的歲月，拖着一條憂愁的尾巴；而且殘餘的生命她是深知的，會像慘白的落日那麼地陰沉下去吧。

丈夫對於她漸漸地冷淡了，當年聯的灰色漸漸地加濃着。無事的時候，空疎的房間裏，只有他無數蹣跚的足音。

怪味味的混合種的兒子，在情趣上跟她是對敵。他是一個女人的兒子，而沒有人是他親親的母親。

僑居在東方的伊利亞種族的後裔，彷彿特別拿輕蔑的眼光歧視着她，於是在教堂裏，在街道上，在恬靜和熱鬧的場合中，在熟人的跟前，她是拘束的，羞澀的。

甚至還在歐洲的人也對她譴責着，「斯」字旗底下的褐衫魔鬼在宣佈着她的罪狀；跟異族發生肉體關係的人，不是純伊利亞種的後裔。

沒有國籍的羞恥，沒有國籍的悲哀！

在東方的國土裏，生活了十幾個

灰黯的年頭，對於她越來越感到東方的陌生了。

夢一般的空虛！

陌生的聖誕夜，室內恬靜得像沒有自己的存在。

街上沒有歐洲的積雪，只落着清冷的細雨，夜風挾着對街樓窗溢出來的歡笑低低地吹着。眺望東方黯灰的天，她有一顆孤寞的心。

——荒涼的聖誕夜呵！


幾張從祖國寄來的精緻的賀東，繪着死在沙場上的鮑爾的透明的心，蒼老了的赫斯的殘廢者的心，憂鬱着的佛蘭克的獨身漢的心，和着那些不屬於自己的人們的心。

於是重新懷念着，手打在面頰上的時候，胭脂水給嚥下肚子裏去的時候，嘴裏的烟噴着男性的臉的時候。

一個若有所思的哲者那麼地，她深深的垂下兩道湛金的眼光，在奶黃色的燈子上，加上了一層寂寞的况味。

啓

墨逸先生之中篇創作「一個多餘的人」，准於下期起繼續刊載。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治主女男
奶父經發肺腦腫神
水不水有病弱痛經
不生不負失背衰
足育調全血脈疲弱

戒產氣白糖胃腎未
除後血帶尿尿虧老
鴉病二宮軟便遺先
片後虧冷骨結精衰



丸補 針補

德國霞飛藥學博士
最新發明

上海馬斯南路七號
信誼化學藥廠監製
樣品說明書函索即寄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中華民國廿五年二月十七日收到

金剛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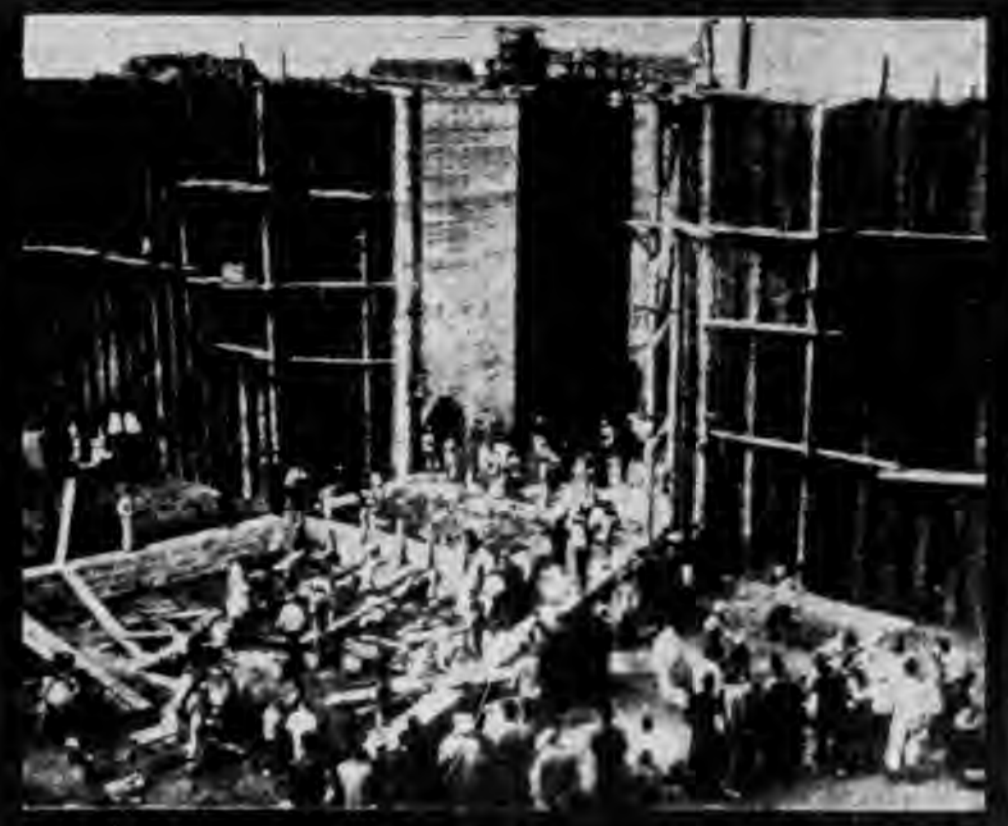
香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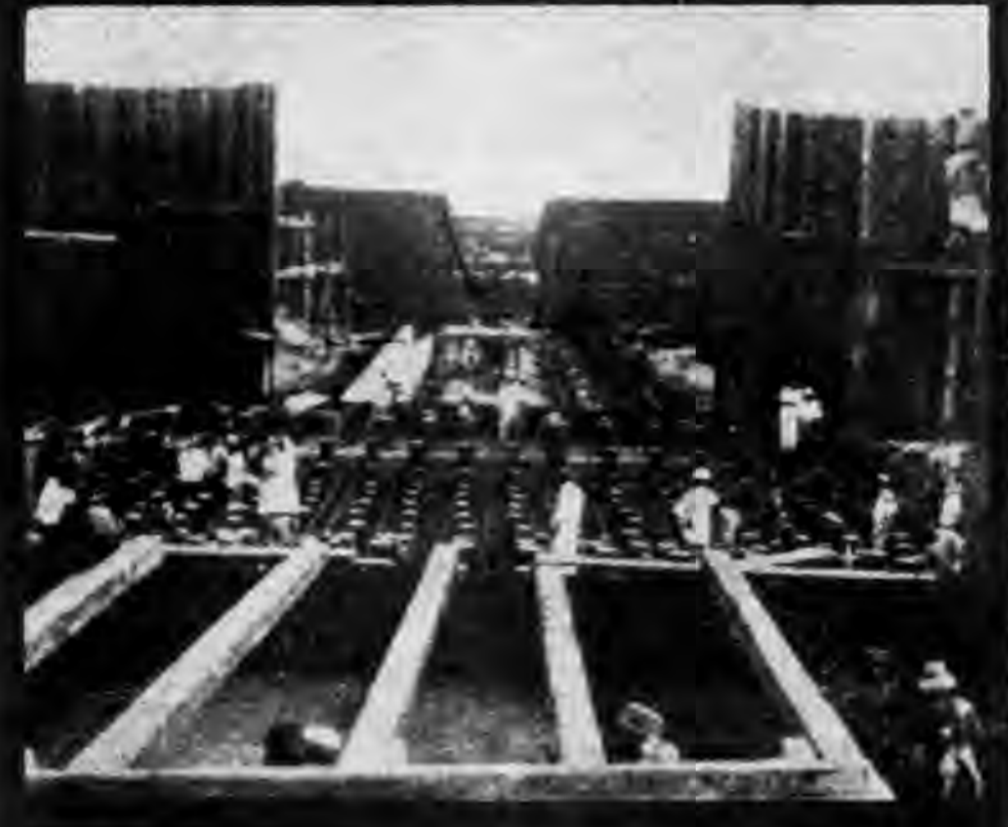
華成煙公司出品



老牌國貨 根深底固



→導淮委員會興建之邵伯船閘工程，裝置閘門時情形。



→邵伯閘基鋼骨之完成。



→邵伯輸水道工程之完成。



→南京中國國貨銀行新建之行屋。

新 建 設

國 際 社 攝

←中央機器，鍊鋼，製鐵三廠。實業部在上海北新建築中之情形。



←在建築中之中央機器廠內部情形。



←之大鐵橋。段雨花路秦淮河橋一段新建路之中央聯絡線。圖為其南溝通江南鐵路與京滬津浦等



←橋小學。蔣委員長捐資興建之南京

